

郭枫散文选

空山鳥語

范希文 编



郭枫散文选

空山鸟语

范希文 编

粤新登字05号

空山鸟语

郭 枫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广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375印张 1插页 150,000字

1992年7月第1版 1992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00册

ISBN 7-5360-1158-X/I·1034

定价: 3.90元

序

许达然

在台湾有少数散文家，虽轻易就可写出辞句婉约的抒情文及悠闲幽默的小品文，然而他们却用心以丰盈的文采，融和艺术与思想，描述自然，探讨社会，关注人民，剖析时代，写出诗意盎然意蕴深邃的散文。这些用心的散文作家中，风格较突出的一位是郭枫（一九三三——）。

郭枫是五十年代初期就崛起的早熟作家。四十年代后期他就开始在《大公报》发表新诗。除了诗集外，散文集已出版的包括《早春的花束》、《九月的曙光》、《老家的树》、《永恒的岛》等。

郭枫的散文充满意蕴与气势。这气势由精练灵活的文笔、细致深邃的思想、广泛雄浑的内容凝聚而成。他的散文世界不是桌子而是社会，他的内容不是个己的哀愁而是人民的悲喜，他的语言不是辞藻的堆砌而是自然的流露。他质朴描述自然，热诚采访人间，冷静分析时代，真挚批判社会。

这些描述、采访、分析及批判，都在严密的结构中表现出来。

一 散文艺术：结构和语言

散文常被误认为散的文章，其实“散”是散文的灵活，然而语句灵活却可能因缺乏结构而全文松散。郭枫的散文结构严谨，主题明确贯穿全文，段段衔接，灵活扣紧读者的思绪。他的散文再长都有细密的结构。长篇散文《老家的树》以四棵树勾划华北家乡与人民。柳树春天看到无春愁的孩童游戏的欢愉及如瘟疫的灾荒的侵袭。榆树夏天看到村人刈割黄金麦穗及收获后的忧郁。白杨秋天看到收获后孩童天真的笑及老人风霜的脸，目送家乡青年跟随游击队走上战场。松柏冬天仍绿绿看着和大地一样肤色的人民坚强生活。作者用普通的树刻划普通的人：有柳的柔和、榆的粗犷、白杨的潇洒、松柏的顽强。作者把对人民的热爱投射到与人民一起生长的树上，树的意象象征乡人憨厚中细腻的情韵，和善中质朴的刚烈。人离开故乡，但树留下，根深入泥土；怀念如树，更茂盛了。

在《寻求一窗灯火》的长篇散文，郭枫用象征光明的主题写他所生活及寄望的中国大陆与台湾。灯火是童年的寒夜里寻求的温暖，灯火是昏天黑地的乱世中互相亲爱，灯火是自己的热诚，期望台湾还未腐化的青年也做灯火。全篇在寻求的过程中，剖析时代与社会，希望人人有家，家家温馨，而离开那温馨的都朝着一窗灯火回去。他用具象的《一缕丝》象

征爱，编织寓意深远的另一长篇散文。缕丝象征母亲的爱，牺牲自己，培育儿女；缕丝象征共同生活，艺术家升华夫妻的爱，化成对社会的爱；缕丝象征对乡土民族的爱，为人服务。郭枫其他散文也都像这三个长篇，在严密的结构中，发展主题。

郭枫是个很注重文字技巧的散文家。对中国古典文学相当有造诣的他并不文白夹杂，也不滥用成语。他用纯熟的口语，不执意写怪词，但凝缩词语，使句子简洁有力。例如：“和乐的家，宽洁的庭院”（《一缕丝》），以“和乐”涵括和平和谐安乐，以“宽洁”涵括宽敞宽畅洁净。口语化的“和乐宽洁”使词语更有弹性与意蕴。

散文在文体上虽相对于诗，但杰出的文学作品实质上是有丰富内容的诗，郭枫的散文，内容是散文的，语言却常是诗的。他的句子优美，但着重连贯整体的意义与意境。例如：“灯光已老，蝉声已歇”（《山野散记》），有古典诗词单句的妙处，也使整段文意活泼。“我们顶着碧蓝的九月，踏着金黄的九月”（《高山流水》），用不同色彩把时间变成空间，碧蓝的九月是秋天，金黄的九月是秋地；以两个简单的动词使人与时空浑然为一，这种精练的文字运用，造成了优美的生活意境。

他用诗的语言贴切描写落实的生活。“那条已被他走过二十遍的长巷，冷寂如恒，踩不出一点点温暖”（《踮躅在风中》），突显了“以沉重的脚步叩问每一寸道路”的执著。“为什么时间竟踟蹰在许多面孔上，傲然而笑，仿佛在问着人们

在忙些什么？”（《石子》）把时间拟人化，用诗句问后，作者回答的是回到质朴的自然生活。质朴是老家的人们：“牛车和牛车碰了头，道路和道路拉起了手”（《老家的树》），间接勾划出赶向麦田收获的人们。然而人们常收获的是苦难：“我们呼吸困难。”（《有这样一座城》）表达了在都市里真正工作，为别人建大街高楼，自己却住小巷低屋的人们的劳苦、生命的坚毅、生活的无奈。

郭枫除了灵活用具体的意象写抽象的概念外，他善用“通感”（Synaesthesia）的象征手法融和各种感觉，造出有色彩与音响效果的语句。例如：“春天，在噪音里枯萎”（《撑一伞细雨》），声音与颜色交错，加深晚春的惆怅。“庄稼汉成群的像一阵风似的出发。然而，六月的北方，可没有风！风是蝉儿的鸣声，风是人的歌唱。风是喜悦，吹起，自人们的心中”（《蝉声》）。听觉中蝉的鸣声与人的歌唱形象化为触觉及听觉的风，使自然与人声融和成可感知的风。风是喜悦，和熙吹入人们的心灵；喜悦如风，飘荡在蝉声的田野。

丰盈的意象组构含蓄隽永的语句，有意蕴及情韵的句子造成意境。王国维把意境分做写实的“写境”及虚构的“造境”。郭枫的散文境界常结合写境与造境。就以刚引的《蝉声》为例：孩童“沿着高榆老柳的浓荫一路追逐着蝉声；而蝉声，却又一路追逐着他们”。在天真的追逐中，孩童跟着蝉声跑（写境），蝉声也跟着孩童跑（造境）。王国维也以题材的表现分境界大小，他举杜甫的诗“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及“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做大小不同境界的例句。郭枫

写自然生活情趣时，抒情造境：“秋，把所有的喧嚣沉淀下来，留下一片宁静”（《秋日行吟》），“我们就软软地踏着月光，不，是月光软软地踏着我们”（《九月的眸光》），但郭枫散文较多的却是有气势的大写境。例如：

“当柳絮飘飞时，春荒便随之而来。”（《老家的树》）

“战争乃是那些大人物们残酷的游戏；许多战争只是让一些星星爬升。而每一颗闪耀的星星之下，都有万千生灵燃烧成灰。”（《寻求一窗灯火》）

“常年吹袭着又狂野又迅疾的北风，把整个海洋的暴怒都卷过来。卷过来，连草木都抬不起头，更别想有什么生灵能在这儿站得住脚。唯有峥嵘的峭崖，才敢向着天风海浪兀立，在永恒的冲击中，黑黝黝的礁岩耸起嶙峋的骨头，绝不退让。”（《船》）

郭枫散文艺术的另一个特色是有节奏。节奏是诗的要素，但散文的节奏常被忽略。朱光潜曾强调散文的声音节奏，然而一般散文仍散漫，而结构严密的也不见得有关节奏。郭枫的散文富节奏。他常用短段落造成抑扬顿挫的效果，而描述时代的苦难时，他就用深沉的语调写较长的段落：

“那年是日寇盘踞了故乡的第五年。那年的冬天特

别冷，顺着黄河刮过来的西北风，像刀子一样地割裂人的皮肤。寒夜里，村庄蛰伏在冰封的大地上，无声无息。踩着一路霜雪，我从后方归来，想看一看我的亲人和村庄，触目尽是残破的景象，当我奔进那座古老的家宅，四厢是一片阒寂，独堂屋的门开着，烛光摇曳中，老祖父硬朗地坐在那里。看到了我，眼睛里流露出明亮的光辉，像年青人一般灼灼逼人！那眼光：是喜悦、是欣慰，也是一种坚强的信念。

“啊！那种眼光，就是一盏明灯。在万里漂流中，照着我的前路。我振奋，我前进，我也永远忘不了把温暖分给别人。”（《灯火》）

冷冽的声音里，人们沉默的忍耐中，作者回到祖父守着的老家，语调正如作者的脚步一样沉重。当他看到硬朗的祖父的眼光时，兴奋中提高了音调。那眼光转成明灯后，作者的语调转为稳重沉着，重述他的希望与信念。音调美及节奏感加深了散文的艺术性及寓意，更耐人寻味。

二 散文精神：历史和人民

“从魔胎中生产出来的庞然大物，没有一张面孔像我们的祖先的样子。”（《有这样的一座城》）

表现散文的艺术美时，郭枫以心灵的真去处理。他的思

考在历史意识里，他的关怀是人民。

郭枫以纯真面对社会与文学：“一心皈依古老的纯真。”“真情有一张无形的手，会抚慰痛楚，鼓舞心灵”（《九月的眸光》）。他曾在一首诗里说五十岁的眼神“还流露着孩子般的希望”（《五十自画像》）。他也希望人们用“孩子一般纯洁的眼光来观察人格市场的交易”（《在孩子的眼中》）。这纯真不仅表现在他语言的简洁质朴，不堆砌，不造作，也表现在他对自然的执著及对社会的期望。

心灵纯真如小孩，但在成人控制的社会里，他思考的是人民——尤其是被漠视的人。他写的常是忍受悠久苦难历史的人民。历史对郭枫并不只是一些已逝的事件，而是思考的意识。历史事件也许可忘记，留在思考里的却是历史意识。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但中国人却不一定有丰富的历史意识。脑里也许堆积许多过去事迹，现在却不一定有历史思考。堆积的过去常挡住视野，但历史意识扩展思野。台湾的作家大多仍偏爱个己的过去，而忽视甚至拒绝涵括群体的历史意识。

郭枫是少数有丰富历史意识的作家之一。他的历史意识是和纯真心灵关连的：“我们仍得守着古老的贞操”（《有这样的一座城》）。所以遗忘对他“是一种艰难的工程”（《撑一伞细雨》）。切断时间，对人存在的了解是破碎的；缺乏历史意识，对社会的认识就肤浅。因为“任何混沌的岁月，都经不起时间的沉淀。任何荒谬的故事都逃不过时间的改编”（《有这样的一座城》）。“和历史隔离的，没受过风吹雨打的一代，哪能向他们讲述战争？”（《寻求一窗灯火》）没受过

风吹雨打的人虽幸运，但隔绝历史而只活在现在却是人的不幸。

在郭枫的历史思考里，创造历史的主要是人民——忍得住寂寞的英豪。“他不识字，却会讲述历史。……据说他也是从不识字的前辈听来，再把这些传递下去。就这样，中国的历史，变成活生生的教育”（《我想念你，北方》），“我们不能同意历代权势阶层所颂扬的假象；我们所崇仰的，是不同领域中，燃烧自己的奉献者……他们甘于寂寞的生命”（《且饮一杯寂寞》）。在历史思考里，他强调中国文学的演进及创造来自民间，也强调中国传统的文学主流是“作家们以宽厚仁爱的胸怀，反映现实，关心民瘼”（《高举民族文学的大旗》）。

在历史意识里创作的郭枫有着强烈的人民性格。人民与自然是他散文内容的主要架构。他爱自然，但更爱人间：“要是没有那些劳苦而沉默的人呢？没有那广大的善良的人群，谁来撑起中国的天空！”（《老家的树》）在现实生活中，他“觉得一声寒夜的叫卖，一句村野的俚语，”（《生命的一抹》）都给他不少的认识。他认为作家的社会角色是“当人群在旋风中辗转，我们必须走向人群，成为人群的一个”（《生命崇拜》）。活生生的真理对于他是和人群共同呼吸（《永恒的岛》）。在这共同呼吸中，郭枫批判以自我为中心的知识人，赞美劳苦的普通人，塑造了养活人群的生产者永恒的形象：“敢爱敢恨，在大勇大义之前，敢抛弃一切来把民族的苦难承当”“憨厚得不会去探究什么叫辛酸？……拼命地要在痛苦

和摧残中茁长”（《老家的树》）。郭枫的《老家的树》就是永恒农民的写照。他写白杨的那一节，我觉得比茅盾的著名散文作品《白杨礼赞》更有气势。茅盾描写白杨如北方朴质的农民，如挺立的哨兵，而象征中国人的精神与意志，静态地以白杨直喻人民。郭枫动态地以白杨做隐喻，更显出艺术的感人力量。他叙述在白杨下长大的村人在白杨下工作与生活，他不写白杨像什么，但事实上他写人民的性格时也在写着白杨。在众物悲吟中，“白杨是唯一的高音”，不唏嘘，白杨“饮着秋风扬起更高昂的声调”勾划出了坚忍的民族性格。

郭枫的写作以人民为依归。他关怀的是人民的生活，寄托的也是人民的勤劳。他认为“台湾每一片辉煌的建设，都是千百万沉默的劳动者流汗流血的成果”（《台湾，美丽的梦土》）。他用对话方式写出台南的改变，缩影台湾的改变。生在华北的他在台南住了三十多年，比生长在台南的年轻人还了解台南还爱台南：“台南的每一条街巷，血脉一般在我生命中伸延。”从前的台南，凤凰燃烧着火样的南国热情，砖屋够人细读：“我们住的是竹子搭建的棚屋，吃的是蕃薯签，稀饭配着酱油拌豆腐，可是，我们过得快乐。”而今台北纽约化，而台南又台北化，台南的外表改变了，但他仍觉得台南可爱，因为“千千万万的台南人，可仍是敦敦实实的老样子”（《台南思想起》），在郭枫心灵的地图上，画的是历史的人民与人民的土地。而土地，他希望保持自然。

三 自然散文

“拥抱原野，拥抱蓝天，拥抱赶着路的小溪，拥抱吹着口哨的轻风，也拥抱每一个村人。”（《山野散记》）

郭枫散文内容包括很广：亲情、夫妻爱、民族、时代、文艺、教育、自然、社会。这里只论社会与自然。

自然是郭枫散文的主要内容——感觉里的自然及心灵上的自然。他从所看到，听到，闻到，接触到的自然而描写心灵的自然与沉思。《九月的眸光》散文集写的几乎都是他在自然里。那自然在空山鸟语、叶上叶下，乡间、校园，在孩童的天真，也在他的质朴豪迈里。他的山是壮丽的高山，他的乡村是最接近自然的文明：“我是乡村长大的人，不踏着泥土就好像没有着落”（《灯火》）。他对自然的态度是传统中国式的保持与顺服而不是西方式的破坏与征服。他的自然散文不是一般的田园山水而是沉思的风景。“采集风景的人们到哪儿去了？竟把这一片静的山水，独留给我”（《坐对一山青》），他不采集风景，而是沉思自然。

他把所观察的自然放在整个时空去思考。他的自然细到一朵小花都充满生命：“要是在田间找到一朵初绽的小花，更能呆呆地凝视老半天，仿佛怕亵渎了生命的神圣”（《生命的一抹》），对着充满生命的自然，以情入景，他凝视而不摘落。他尊敬自然，引景入情，以自然的意象注释自己：“过惯

了怡淡的日子，自己好像躺在河床上的一颗石子，任时间的清波，静静地在我身上流过”（《石子》），“学习山的沉默、浑厚、坚强”（《山》）。

自然既是生活与思考的一部分，他把自然人格化：“太阳，殷勤得很，每天都挪着细碎的步子，走过山野，赶着老远的路，到我们的校园里，来散布古老的热情”（《冬之花季》）。太阳宛如住在山野的教师，总记得走老远的路，来到他最喜欢的地方——学校，把光明的消息传给学生。他形容收获后的田野，袒露胸膛“就是伸长脖子望也望不到边”（《老家的树》），生动勾划出农民丰收的欢喜，自然与人合一，景情交融的境界。

景情交融外，郭枫的自然散文以景出理，而成了哲理风景。他以自然做“生活的课本”（《蝉声》）。“人们有犀利的眼光，能看穿世界，然而，却不能透视溪谷的深邃。”“溪谷的眼睛却注视着人们，流露着温厚、安宁、和亲切。”（《山与谷》）尼采怕凝视山谷，因怕被山谷凝视。郭枫希望“居于最低位置的溪谷”凝视“只知道喘着气，拼命向上爬的人们”（《山与谷》）。山更是他喜欢的哲理风景。“真能巍峨峥嵘的，也不必是名山。有些屡经品题的名山，名声的高度往往超过实际的标高。”（《山》）他以自然批判反自然，也以自然批判不自然的虚伪者及贪婪者：“一些人不愿提升自己，却总想卑微的灵魂附丽在瑰伟的山岳之上。”“有的，占尽了世间风光之后，还想再占有山”（《山》）。

自然沉思中，郭枫自然地都会想起人间。“山中的岁

月是无争的，无争的山民却也有其酸辛。我怎能见山不见人？”“纵然我想遗忘，我也不能遗忘苦难的人间。我回到人间”（《山》）。异国山岳，他虽游历不少，却不赞扬，只因它们“缺少一些庄严和灵秀”，而“中国的山岳和中国的人民一样，屹立在古老的土地上，呈现着不可摇撼的风骨！”（《山》）。

郭枫的自然散文，在对自然感性的欣赏中常有理性的思考。这思考是对人间的关注。他的自然散文就如柳宗元的：“漱涤万物，牢笼百态”。清朝文论家刘熙载说“系心民瘼”的柳宗元“文如山”。郭枫的自然散文，我认为也“如山”，如山的气势。

四 社会散文

“把自己投入到群体中，才能得到心灵的平静；守着一片土地，播种一些苗种，才能领略到生命的喜悦。”（《所愿在红尘》）

除了自然外，郭枫的散文世界是对时代、社会与文化的观察、思考及批判。美国诗人史迪文（Wallace Stevens）曾说“最好的诗将是修辞的批评”，不仅诗，我认为最好的散文将是修辞的批评。一般散文作家用杂文和小品文方式批评社会与文化，但郭枫却以抒情的题目，用意象灵活地写出严肃的内容，并用反讽尖锐批判。在社会透视下看人性，他深刻写出了不正常的社会结构，不公平的社会关系，不协调的

社会变动。

郭枫用强烈的意象刻划社会现象。不像一般散文作者只叙述外表的观察，写些旧闻报导，号称报导文学，却缺乏艺术性与批判性，不如摄影。郭枫形象化的社会写实散文可以《船》与《鱼》两篇为例。船“承载过许多苦难”，虽然破了，但在故乡“不是在避风港里腐朽，在均匀的鼾声中沉沦”而是“一身坚硬的骸骨，竖在这偏远的岬角，竖成一座航海的指标”（《船》），用船的意象刻划出寓意深远的散文。他用鱼的形象讽刺贪欲的人把自己送给饵，“而且明白地知道悬在那里的鱼饵，却争着去吞食哩”（《鱼》）。他也用具体的意象揭露现代人追求“一份精美的包装”（《在孩子底眼中》）。

事实上，具体的意象构成艺术的写实，也常是有力的批判。

“我看见随胜利而来的新贵们，恣纵地掠夺财富，疯狂地豪奢享乐！我看见狐假虎威的流氓们，横行乡里，讹诈善良！我看见残破的城市，一角是多彩多姿，脓疮一样的繁华；一角是阴阴暗暗、凄凄惨惨、在喘息中挣扎。我看见大群的蝗虫乌云般遮天蔽日飞来，落在地面青濛濛的一片，顷刻间，就把田间所有的绿色啮光。我看见废耕的土地，瘫痪在辽阔的平原上，无声地诉说广大农村的破败！……许许多多的情况，在我小小的心灵中产生了强烈的震撼！”（《寻求一窗灯火》）

作者用短短几行描述他所看见的，然而在直喻、暗喻、及对比里，他写出了强有力的控诉，抗议抗战后在北方享受胜利的统治者，哀悯仍然苦难的人民。

郭枫用“一座庞大的动物园”直喻台湾的城市，然后用问题的方式控诉自私自利的物化人，逼使读者思考，寻求答案：

“在铁窗铁门里，困居着千万抑郁的生灵。理想，被层层叠叠的阴影压死，欲望的菌丝蔓延在各个角落。除了吃，除了喝，除了追逐疯狂的享乐，有谁愿意抬起头来眺望明天的容颜？有谁愿意侧耳谛听新世纪的音讯？别怪人们拘囿在自我的小圈子里，当虎狼放恣狐鼠征逐，空气里散布着霉腐的味道，谁不战战兢兢地拥着自己的家人？谁愿意冒险打开自己的大门？”（《所愿在红尘》）

他的另一长篇散文《有这样的一座城》批判台湾不公平的浮华社会。“摩天大楼，是城的特产”受到歌颂，但真正流汗的人却被忽视。繁华是“在霓虹灯兴奋的光晕中，燃烧着情欲的火焰。”疯狂是城市流行的哲学。拜金是伟大的信仰。标准是没有标准，秩序是没有秩序。先知是骗子，是吃定的候鸟。

有着道德意识与人民性格的郭枫也用隐喻批判利用人民的“多是爬虫”（《人生小唱》）及“自我伟大”的鸵鸟（《且饮一杯寂寞》）。他直截批判无社会良心与民族意识的人“随着强权国家的音乐而跳舞”。这些远不如不识字的老农（《我想